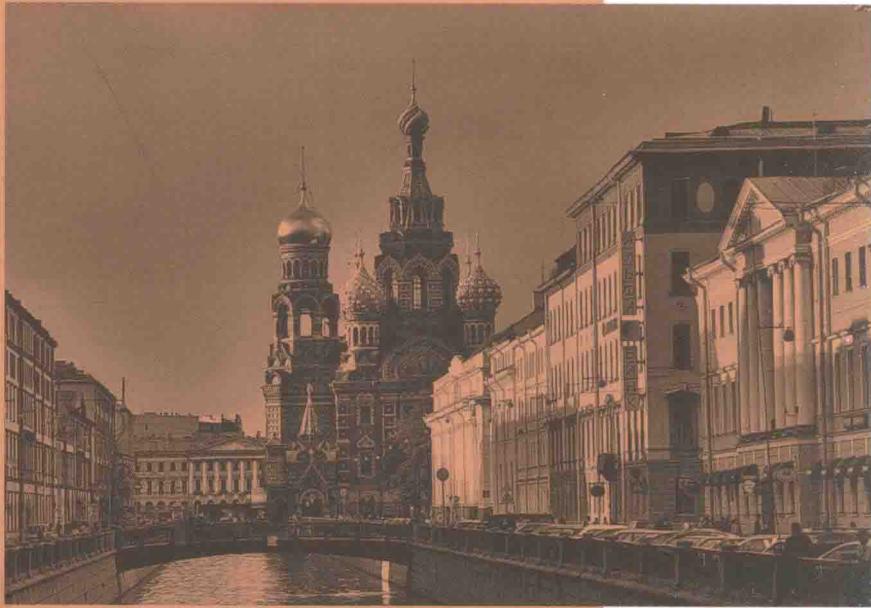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加林·吉哈诺夫 编著
汪洪章 译

批评理论 在俄罗斯与西方

Critical Theory
in Russia and the West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

PIPINGLILUN ZAI ELUOSI YU XIFANG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加林·吉哈诺夫 编著
汪洪章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豫著许可备字-2015-A-000002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英)任甫卢,(英)吉哈诺夫编;
汪洪章译.一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

ISBN 978-7-5649-2310-5

I. ①批… II. ①任… ②吉… ③汪… III. ①文学批评—理论
研究—俄罗斯 ②文学评论—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309 号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邵 昊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 1960 至 197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批评理论思想，其源头可以上溯到 1920 年代的苏联。但这种观点正日益受到挑战。这种观点之所以长期为俄罗斯理论家和西方专家学者所接受，是因为它将当代西方理论的学术声望直接与革命后的俄国思想环境联系起来。然而近年来，理论已开始从西方人文科学的高地上慢慢地撤了下来。与此同时，发表的富有新意的研究著作中，有的发现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在理论发展上新的平行、相似之处，令人耳目一新；有的则对以前学者所谓的平行、相似之处提出质疑。

本书是由相关研究领域里几位最为著名的专家集体撰作而成，目的是要重新审视一下 1920 年代至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批评理论领域里发生的相互交流、协作，共同促进批评理论发展的情况。审视的重点是 20 世纪对批评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若干倾向。同时，究竟什么将决定未来俄罗斯和西方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对话，对此问题本书也将有所展望。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现任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系主任、研究室主任。

加林·吉哈诺夫 现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比较文学及思想史教授，世界文化研究所副主任。

中译本序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一书,2010 年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出版几年来,经常被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学者所引用。编辑此书的最初动机,是想为从事西方和俄罗斯文化、文学理论关系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因为编者认为,在 20 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早期,俄罗斯理论曾经起过极为关键的作用,俄罗斯理论对后来的若干理论之争也曾产生过举世瞩目的影响,而这些理论之争恰好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要讨论的重大议题。编辑本书,一是为了回顾过去,二是为了反思并展望未来。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俄罗斯与西方理论之间(仍在进行中)的对话,涉及的不仅是批评理论,两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可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本书重现了西方和俄罗斯理论对话的若干历史场景,而 2010 年以来的理论发展情况,表明本书在更大程度上预示了两者间的未来对话。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并调整这一双边对话关系,以便在西方、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之间搭建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及创造力正直线上升,因此我们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不仅要将本书看成是对以往种种争论所做的一个总结,更要将其看成是一个路标。寻此路标走下去,或可能让我们重新深入思考理论,将理论看作三方之间开展的对话。当下的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已不再仅仅奉行“拿来主义”,像小学生一样地洗耳恭听,她自己就生产理论,并努力使其历史悠久的美学、文学传统成为新思想、新观念的源泉,这对目前西方和俄罗斯所开展的理论创新工作,不无启发意义。中国正日益积极主动地参与理论

生产和创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5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杂志出版一辑特刊,王宁教授为特邀主持人,一批中西方学者在特刊上著文,探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江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主题词”,比较研究中西方文化理论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意在考察这些概念的相互兼容性,着手探讨中国理论的输出价值;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所创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所涉研究范围极为广泛,该校的傅其林教授所主持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美学及世界文学的研究项目,同样令国际学界瞩目;北京大学的张辉教授及其同仁正在悉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语汇创新的意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近年致力于系统阐述中国伦理批评原理。无独有偶,西方出版的一些理论文集,如《诺顿理论批评选集》近年所出新版以及劳特里奇出版社所出《世界文学理论》,都开始承认中国思想的历史及当代意义。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敦促人们重新思考未来研究计划所应包含的范围,以便透过中国方法论思考这一棱镜,仔细省察西方和俄罗斯的理论。

当然,这只是未来几年里鼓舞我们奋力向前的一份灵感。现在,我们将这本书献给读者,权且当作我们对目前中国的理论和方法论反思进程所做的微薄贡献。书中所收文章的作者均为有关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西方和俄罗斯一流学者,借此机会,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辞辛劳,撰写出这些掷地有声的佳作。遗憾的是,作者之一,斯韦特拉娜·博伊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令人深感惋惜。

这本书能与我们的中国同行、学生及广大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复旦大学汪洪章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尤其要感谢汪教授本人,是他慨允承担翻译全书。此书中文版付梓在即,我们感到莫大荣幸,欣悦作此小序。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

2016年5月

撰稿人小传

卡洛尔·阿德拉姆 专攻俄罗斯批评理论、性别研究、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及19世纪俄国艺术史研究。其著作有《开放以来俄罗斯文学中的妇女》(2005),与人合编的有《亲密接触:巴赫金在俄罗斯和西方》(1997)、《巴赫金研究书目提要》(2000)、《俄罗斯视觉艺术:1814年至1909年艺术批评的背景》(2005)以及《批评交流:18、19世纪俄罗斯与西欧的艺术批评》(2009)。现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俄文高级讲师。

斯韦特拉娜·博伊姆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库尔特·雨果·莱辛格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比较文学教授。其论文及专著涉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电影及当代艺术、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苏联及后苏联文化,主要著作有《打引号的“死亡”:拨开罩在现代诗人身上的迷雾》(1991)、《寻常国度:有关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错误观念》(1994)、《怀旧情结展望》(2001)等。另撰有小说一部,名为《尼诺契卡》(2003)。她还是媒体艺术家,2006年以来,其作品曾在欧洲及美国许多艺术馆展出。

卡瑞尔·爱默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安·华生·阿莫尔三世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斯拉夫语文系主任、比较文学教授,翻译、研究巴赫金的专家。其著述范围还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文学批评史及其相关研究、俄罗斯歌剧及声乐,近年来的研究计划包括《剑桥俄罗斯文学导论》(2008),另外,将俄罗斯文学经典改编成剧目,尤重斯大林时代曾被改编过的经典。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 美国(亚特兰大)爱默瑞大学萨缪尔·坎德

勒·道布斯文化理论及俄罗斯文学教授,出生于莫斯科,1990年移居美国。其研究兴趣范围包括文化及文学理论、俄罗斯文学及哲学史、西方及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及语言学、人文科学中的新方法及跨学科问题,专著、随笔及论文等著述丰富,主要有《未来之后: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与当代俄罗斯文学》(1995)、《新生荒野中的呐喊:莫斯科无神论研究所档案文件一瞥》(2002)、《空洞的符号:论人文科学的未来》、《聒噪与沉默:俄罗斯文学形上学》(2006)。

亚历山大·埃特金德 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俄罗斯文学及文化史高级讲师,就职于剑桥大学之前,曾在位于圣彼得堡的欧洲大学任教,赫尔辛基大学、哈佛大学、乔治敦大学、纽约大学以及柏林人文学院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著作有《无边的爱欲:俄罗斯精神分析学史》(1997)、《耶稣的信徒们:宗派、文学与革命》(1998)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评论集》(2007)。另发表有大量随笔及期刊论文,近期发表的文章主要刊载于《古拉格研究》。

迈克尔·霍奎斯特 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与斯拉夫文学荣誉教授,翻译巴赫金的著作并撰有巴赫金传记一部,另发表大量有关俄罗斯文学及文化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小说》(1977)和《对话理论:巴赫金及其世界》(1990)。目前正在撰写一部研究德国及俄罗斯语文学的书稿。曾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长。

维塔利·马哈林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哲学及人文学教授,著作范围广泛涉及巴赫金以及人文科学中的批评思想,主要有《我与他者:论20世纪对话理论史》(1997)和五卷本《巴赫金集》(总主编,1990~2004)。最近出版有《第二意识:德国人文科学史论》(2007),目前主要研究西方及俄罗斯思想中的“历史定在”问题;除翻译布伯、罗森茨维希、罗森斯托克—胡艾西、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外,还翻译有关巴赫金的批评著作。

伊涅萨·梅日波夫斯卡娅 纽约新学院大学尤金梁学院文学助理教授,著有《托尔斯泰与当时的宗教文化:皈依长谈,1845~1887》

(2008),发表有关俄罗斯文学、文化及思想史的论文多篇,目前在撰写一部名为《写作与禁闭》的专著,准备出版的还有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批评论著多卷、论述托尔斯泰对21世纪影响的论文集一部。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研究部主任、俄文高级讲师。其学术研究兴趣包括文学及批评理论、俄罗斯文学及比较文学、俄苏电影。发表过研究巴赫金及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批评背景的一系列论文以及编著多部,著有《质料美学新论:巴赫金、体裁及文学理论的命运》(2006),最近的著作是《巴赫金简论》(2010即出)。

托马斯·塞福瑞德 美国南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专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文化,尤重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文学、文化。其兴趣范围还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俄国语言哲学、纳博科夫生平及其著作、波兰语言文化;著有两部研究普拉多诺夫的著作:《安德烈·普拉多诺夫:飘忽不定的灵魂》(1992)、《安德烈·普拉多诺夫的〈基坑〉导读》(2009)。最近出版的著作《语词造就的自我》(2005),研究的是1860年至1930年间俄罗斯文学是如何探索界定语言本质的。

加林·吉哈诺夫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都市文化研究所副主任、比较文学及思想史教授。其著作包括两部研究保加利亚文学的专著(1994、1998),主编、合编的著作论及巴赫金小组(2000、2004)、罗伯特·穆齐尔(2007)、俄罗斯先锋派摄影及视觉文化;撰写发表大量研究德国、俄罗斯以及东欧思想史及文化、文学理论的论文,并著有《主人与奴隶:巴赫金、卢卡契及其当时的思想状况》(2000年版,波兰文本出版于2010年)。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文学理论委员会名誉主席。

序 言

本书不以怀旧的姿态去重温文学批评理论那辉煌的过去。相反，它将通过重点研究几位重要思想家，进而对 20 世纪俄罗斯与西方的批评理论间的交流、碰撞现象——不管是否实际发生——加以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重新审视这些交流、碰撞现象对理论反思领域及其多样性文化所施加的影响。根据我们对上个世纪的理论发展情况所作观察，我们所坚持采用的研究方法，注重两者之间所发生过的或明或暗的对话的历史真实性；我们强调言出有据，反对凭空推论；我们认为，理论思考是个动态过程，不是从一大堆认识论技巧中捡出某种一成不变的工具来简单地加以运用。这个动态过程确实会产生不确定性，但它却能教导人们如何应对不确定局面。

本书所收各篇文章将巴赫金和雅各布森、施佩特和伽达默尔、雅各布森和卡西尔、什克洛夫斯基和洛特曼、萨义德和阿伦特等人看作是变革中的思想家和对话中的理论家来加以研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范式涉及面较广，既有阐释学和现象学，也有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理论。各位撰稿人都努力从 20 世纪理论中寻绎出若干曾起过关键作用的紧张情势来加以研究，如：有机性与结构；模仿的危机；文学理论从美学中解放出来及其向哲学的间接回归；社会阶层，特别是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生存空间多元重组过程中理论的命运等。我们深信，有必要承认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异质话语特征，无论在文化疆界之内，还是跨越文化疆界，都很有必要遵循异质话语特征所规定的路径而行事。从本书所收文章涉及的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及文化背景下，形形色色的文学及批评理论表达各自主张的方式也是有别的；出现的理论是波动起伏、动摇不定的，因为理论在跨越时间和传统，

在与其他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有关文学和文化的思考模式进行交流时，动用了各种相互竞争乃至矛盾的观点，它本身就包含有产生、修正乃至消亡的过程，其意义在这过程中也会发生情形复杂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希望加以阐明的是，20世纪理论所做出的种种发现，并不像1980年代以来人们对其加以讨论和运用的那样，它们其实并不构成知识或智慧中了无生气或一成不变的所谓宝库；相反，这些理论发现产生于人类的沉思默想及批判转化的工作，而这种性质的工作本身常常是发散性的，且永无止境，因此很难加以恰切表达。由于理论发现的成果在复杂的机构间辗转传播时难免产生盲点，于是，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往往不为人知。这就使人们更该对这些所谓理论发现持有自己一定立场观点的怀疑态度，而不能被动接受或者盲目模仿。人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对今天的读者来说，20世纪理论仅仅是某种已经被扬弃的人类过往经验而已，它固然有其自身价值，但已经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人们不必舍近求远地一头扎到其中去寻求什么启示。

加林·吉哈诺夫、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鸣 谢

第四章

部分材料曾在托马斯·塞福瑞德著《语词造就自我：1860—1930年俄罗斯的语言论著》(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5)中出现。经康奈尔大学允许,收入本书。

第六章

全文取自《今日诗学》第26卷,2005年第4期,作者:斯韦特拉娜·博伊姆。

关于音译的一点说明

我们使用的是国会图书馆所颁布的音译系统,因此不带附加符号。同时,书中及书末的索引里出现的俄文人名,也尽量使用标准的英文拼法,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拼作 Dostoevsky,而不拼作 Dostoevskii。

目 录

| | |
|---------------------------|--|
| 中译本序 | (I) |
| 撰稿人小传 | (1) |
| 序 言 | (1) |
| 鸣 谢 | (1) |
| 1. 一种诗学的复活 |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1) |
| 2.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巴赫金论艺术与不朽 | 卡瑞尔·爱默生、伊涅萨·梅日波夫斯卡娅(36) |
| 3. 革新与退化 | ——1920 年代古斯塔夫·施佩特所关注的理论问题 加林·吉哈诺夫(63) |
| 4. “一旦脱离自然” | ——俄罗斯(等国)语言理论中的有机隐喻 托马斯·塞福瑞德(88) |
| 5. 罗曼·雅各布森与语文学 | 迈克尔·霍奎斯特(112) |
| 6. 陌生化的诗学与政治学 |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与汉娜·阿伦特 斯韦特拉娜·博伊姆(134) |

| | |
|--|----------------|
| 7. 胡须剃光了的男人之负担 ——作为内部殖民传奇的俄罗斯小说 | 亚历山大·埃特金德(171) |
| 8. 译而不解的女权主义 ——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性别研究和跨文化传通 | 卡洛尔·阿德拉姆(208) |
| 9. “原始以表末” ——巴赫金与人文学科的未来 |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234) |
| 10. 文本之外 | 维塔利·马哈林(264) |
| 索引 | (290) |
| Index(原文索引) | (307) |
| 译后记 | (313) |

1. 一种诗学的复活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

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著作曾对立场、观点迥异的理论派别产生过深刻影响，而正言若反的悖论可说是该派的主要思想表征。人们常常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与悖论这一术语联系起来，这一做法在特定情境下当然没错，因为悖论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议论、修辞的一个明显特征，他的全部批评理论著作乃至随笔记中使用的主要技巧手法就是悖论。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认同悖论的东西，是因为悖论为自己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思考乃至颇为实用的回旋余地。悖论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亦随处可见。别人也许以为危险的矛盾行为，却能给他提供足够空间，让他得以在苏俄形式主义销声匿迹后，成功地活到令人肃然起敬的高龄。

生活乃至艺术及批评中这一从未明确表达过的技巧，极其明显地出现在什克洛夫斯基为《马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部书的主要论点是：“艺术从来就是独立于生活的。”(Shklovsky 2005: 22)。表面上看，悖论与这一论点之间似乎存有矛盾，因为相对于艺术和文学而言，悖论用来描述什克洛夫斯基的个人处境更为恰切：

别以为马步是懦夫之步。
我不是懦夫。
复杂、曲折之路是勇者之路，假如我们亲眼所见
比马前卒和尽责的国王所见更多，那么，我们又该如何？

(Shklovsky 2005: 4)

生活是这样,文学史亦复如此。对什克洛夫斯基来说,文学史不是线性的,文学的发展“不是像父传子那样简单,而更像叔伯传给侄子、舅父传给外甥”(Shklovsky 2000: 318),其间关系的复杂程度鲜为人知。^①

谈到文学史和文学发展,人们立刻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偏好悖论的不仅是什克洛夫斯基一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的个人脾性及其著作容易让人产生类似想法。偏好悖论的其实还大有人在。比如,尤里·蒂尼扬诺夫初次发表著作时就能写出如下一段话,其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就像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所有的理论(及历史)著作中:

在谈论“文学传统”或“文学继承”时,人们往往以为一种文学趣尚的新老代表之间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并不存在递相传承的东西,有的只是背离,即背离原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斗争。

(Tynianov 1977: 198)

鲍里斯·艾亨鲍姆勉勉强强算是个现代主义者。在《文学的环境》一文中,他也发表了类似什克洛夫斯基(和蒂尼扬诺夫)的言论。在《文学领域的斗争》一文中,他则坚持认为,“人们并不能一眼看清所有事实”(Eikhenbaum 2001: 49),这话所重申的观点类似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就曾将有些文学研究者比喻成一个心地一片茫然而又疑心重重的警察,为了寻找真相,这位警察绝望之中把在现场的所有人和物统统带走(Jakobson 1979: 305)。

之所以那么多的人对悖论的东西情有独钟,这与 1920 年代苏联两种明显矛盾的叙事有关。其中一种叙事与形式主义的主要手法即所谓“暴露”有关,而这种手法又与形式主义最为重要的手法“陌生化”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陌生化”意思是说,批评的主要功能在于使感觉摆脱习套化。用什克洛夫斯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除去“罩在习惯性身上

^① 在苏俄时期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考中,母亲、女儿、姑妈、姨妈、侄女、外甥女等称呼难见踪影。

用玻璃做成的盔甲”(Shklovsky 1990: 38)。① 什克洛夫斯基的这句话引自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字叫《词的复活》(1914)。奇怪的是,这篇文章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在构想独特的“诗性语言”时的一篇重要文献,后来曾有许多人将这篇文章奉为圭臬,试图将文学艺术作品从作品自身所包含的对世界的复杂感知中分离出来。然而,若作更为细致的考察,我们就能发现,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这样一种含义:诗歌是在明显的实用功能的驱使下而创作出来的,尽管这种功能所属级别较高,因为诗歌反对习套化,其功能作用颇为崇高,它不是为了自娱自乐,相反,它全心全意地侍奉语言,并为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人类生存情境服务——而所谓“陌生化”,追求的就是要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来展示文本和世界。这使形式主义与另一种叙事,即把批评与批判等同起来的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了起来。不过,在常人眼里,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认识论方面,什克洛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但二者在涉及文学作品的功能作用时,看法则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明确主张文学应该在认识世界中发挥作用。人们通常自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形式主义”有所不同,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其间所包含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而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一下 1920 年代的苏联,恰恰可使我们较为清楚地理解形式主义者为何偏爱正言若反的悖谬言论。②

形式主义者们喜欢用悖论,一个极其明显的表现是,连他们在认识自己生活处境的悖谬性质时,也都是盲点与洞见奇异地互存。维克多·厄尔利希对形式主义的“消亡”过程曾作过颇有影响的描述(Erlich 1980[1955]),但他用的那些关键性比喻恰恰忽略了上述这一现象。其实,像什克洛夫斯基及奥西普·勃里克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身其中的政治、学术环境,他们也都很有抱负,想在竞争激烈的各种批评学说中,给多少有点“社会学化了的”形式主义批评争得某种崇高地位。当然,这种努力也曾遭到同时存在的“历史化”倾向的抵消,

① 关于什克洛夫斯基所谓“陌生化”及其影响,已有全面系统的再评价。参看 Boym 2005 和 2006;本书所收博伊姆的文章原刊于其 2005 年所编之书。

② 对 1920 年代后期产生的这些悖论,学界所取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参看 Gulushkin 2000, Kujundži 1997, Nikolaev 2004 以及 Renfrew 2006。